

流 離





流 離

寒 星 著

## 自序

在往昔的詩人之中，我最敬佩的是杜子美。他的詩歌裏面反映了他的時代。我們從他的集子裏，可以把握到亂離時代的人民的顛沛流離的慘狀，以及悲涼憤激的心情。但是，對他終竟不能有最深切的了解，像“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類的表現，我感到的是不免刻劃過分，不免有些借妄。

可是，在過去的流亡飄泊的一年之中，我是深深的體驗到亂離時代的人民生活實際了。我感到子美的表現是沒有一點兒過分，也沒有一點兒借妄。



我完全認識了子美。因此，過去的一年的我的生涯，在自己看來，不但是飽嘗了“飄蕩生還”的苦趣，也使我更深切的了解了人間，更進一步的鍛鍊了我的意志，認清了人類的將來。在我，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年，也是最富有牧歌情趣的生活的一年。

所以，我把這一年的經過的紀錄，重行刪編付印。可是，我的意義，不是要公開我個人的生活，我個人的生活是沒有公開的必要的。我所感到的是，從這一部紀錄裏，能以看出離亂時代的一部分人民的流離顛沛的生活狀況，以及過往的一年的社會的暗影，以及在可能的範圍內所發洩的悲憤的心情。我刊行這一部紀錄的意義在此。

作 者

1940, 10, 1929於上海。



## 目 次

- I. 這一千里的艱苦的旅途  
..... 1—36
- II. “七一三”以後的武昌  
..... 37—71
- III. 柘澗山的山居生活  
..... 73—133
- IV. 又是幾番的飄泊  
..... 135—180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雨

我們今天第二次逃出了虎口。

在下午，連續着一個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過尺，仍舊是不能行走。晚飯後，我們正在書房裏談天，突然稼軒的夫人來了，遍身被污泥塗滿了，臉上滿佈着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們即刻就要離開這村莊，說地址已經被敵人偵悉，逮捕的火輪就要開來。她是冒雨乘着划船過江的。上岸後，走了八里的爛泥埂。她這時還在病中。……

於是，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討論，我們各人便又

換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較不重要的文件焚毀了，跳上繫在屋後小湖旁的小划船。船中的雨水已由容家的莊夥弄乾了。在鄉村，這時已是深夜，不能遠行，今夜決計移住離這裏五里的吳莊。吳莊在圩心，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我們什麼都沒有帶，五六個人祇有一床行李，一個箱子，還有幾件極重要的公文。

我們擠滿了一船。這時，四野靜默，明月在烏雲層中，微微的露出光芒。我們的船沿湖划行，恐怕被人看見，不敢燃燈。垂柳時時拂着額角。蘆葦中還有許多野鴨，船到了他們棲息的地方，總是撲翅的飛去。村犬聽見圩心有人說話，隱隱的吠着。這樣，我們連話都不敢說了。

忽然，明月突破烏雲走了出來，光明散遍了大地，鄉村景物如畫，回想西湖泛月的風趣也不過如是。可惜我們是在逃亡，不能叩舷狂歌，我們真是辜負了這良宵。

我們想省略掉幾里的灣曲的水路。把小船曳過

三個隔着水道的支堤，約一點鐘的光景，到了吳莊。吳莊四面環水，遍植垂柳，高逾數丈。明月的光輝斜射，透過叢樹而沐浴着莊裏兩家的茅屋，斌燦得不可言喻。從來住在城市中的我們，驟入此境，雖在逃亡中，也覺得是無限的歡快。

於犬聲中和將登岸。主婦出來歡迎我們。殷勤款待，意殊可感。先洗了一回腳，又吃了些炒米，這時已有十一點鐘了。沒有被床，把稻草鋪了許多在土地上。大家商議着今後的計劃。因為經濟等等無一不缺乏，一時不能夠到湖北去，決定先去夏閣。再着人回鄉取款項。

襄追蹤至，帶來很多的文件，看過即焚燒了。同時，我們商定途中改用假名，並確定了幾個人的相互關係，然後便睡了。幾個人睡成圓形，彼此抵足，上覆一被。這一天便這樣的過了。

我們終夜不曾入寐……

四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三時就起來了。主婦替我們燒水，因為沒有帶毛巾，祇得用手帕代替。吃了些炒米和醬菜，已經是四點鐘。襄在這時辭去。我們又上了吳莊的小船，船裏鋪滿稻草。大家盤膝而坐，不像昨晚的局促。我們上了船，裕也就回小王莊去了。

四個人划槳。這時雞聲漸起，夜霧甚濃，皓月當空，尚無曉意。楊柳風吹而不寒。怕驚動村犬，槳聲非常的輕。先後經過三個橋樑，每處都要伏下身來，才得過去。因為在春雨之後，湖水正高。

走了三里路，到了一個“急湍”的地方，水聲如瀑。岸旁石上坐了個捕魚老人。這時月亮已經沉沒，很黯黑，遠遠的望去，模糊不清，有如石雕。我們在這裏上了岸，前行三里，到圩頭。天已經大明了。

我們歇土人家，少春澤純到雍家鎮雇船。主婦告訴我們，這裏接連過了幾天的兵，健壯的男子都被拉去當伕子，家裏的東西被搶劫完了，年輕的女人還有被強姦的，話說得異常沉痛。我們真是做夢

也想不到這裏還有這樣的軍隊。

七點半上船，因為風順，午飯時就到了蓮漕，離開蕪湖九十里了。船在這裏停住，少春澤純上岸買菜買被。整天吃的是燒豆腐，盛以大鍋，環坐而食，頗有野人風趣。

午飯後，又啓槳，夜十時，到了巢縣，住在船中，本日計行水路一百八十里。此地政治上還沒有變化。任昆上岸，詢知政務委員仍是萬辛齋他們。明天當進城和他們一見。

十二時，入寐。

四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四點鐘，松岩乘船追來，因為他問了裕家莊夥，知道了我們所乘的民船的形式。我們上船時，裕家的莊夥也在那裏。他送來許多我們應用的東西。我們在船上談到七點鐘。

然後應柏無生少春澤純先乘橋去茶廳；齊吾任昆和瑞三乘驢同行；我和稼軒進城找辛齋。他還沒

有起來。我們在那裏談了許久，把最近的政治狀況告訴他，叫他們預防。他要我們在城裏工作，恐怕影響他們，沒有答應。在縣署裏預製了幾張護照，並帶了幾張空白的以備隨時應用。在這裏，聽說四鄉土匪很多。……

十一點鐘我們雇驢出城，驢甚劣，走到兩點鐘纔到離纂縣縣城二十里的夏閣。他們正在午飯。飯後，我們都換上了工人的服裝，到林間去晒太陽，並臨溪濯足。還在南泉的途中戲築了一道長堤。澤純到鎮買米菜。我們停留的地方，離夏閣約三里路。是豫哲的叔父的家，在岱峯的腳下。

晚飯前，在林間開了一次會議，把過去的錯誤以及失敗的原因詳細的研究了一回，並商定今後的辦法。我們毫不灰心，我們總是要向前幹。決定明天找澤純往谷肥軍隊裏去取護照，並發一通報告電給留在湖北的同志。決定經濟仍由任昆繼續負責。

這地方很寬敞，我們分居二室。岱峯逼山短松。我們的住處三面環山，獅子峯當前，黃山在

後，岱峯居左，右爲巢湖。景物秀麗，頗有江南風味。我們所居屋，很高大，白牆上爲藤所掩蔽，蓄鴿甚多。犬兩頭，很兇猛。四週廣場，外有短籬，遍植松楊，屋左還有菜園。稼軒的二伯二姊都親藹可親。我們差不多忘却了是在寄身異地。

四月二十三日 時

清晨，到岱峯的山腰間坐了一些時。早飯後，澤純到合肥，任昆因事到巢縣城。我們閒着沒有事，便和約到古龍洞去。這地方派很多，我們帶着羊叉。山路崎嶇，形勢陡險，難於行走。用羊叉支持上進，約一點鐘，到了山頂。山很高，風景非常壯大，四週羣山，都在足底。巢湖當前，遠望茫茫一片，風帆數點，來往其間。……

山前有“百歲窟”，是對徑約一丈的大石，在山腰。土人相傳，能跨過去的可以活到百齡。又有兩口井，土人稱爲“龍眼”。山頂有“辭雲閣”，現在已經毀去；土人相傳，說巢湖來雲，輒爲此閣辭回，

因此在閩的後面的舍山縣往往得不着水。所以，他們要求箕澤人把閩拆去了。這當然是一則神話。

同樣的還有一則神話。在箕湖的右邊是黃山。箕湖和黃山曾有過辯論，他們各炫所長。黃山說：“山有三百六十回，回回有人家。”箕湖說：“湖有三百六十汶，汶汶好行船。”各不相下，湖山遂相頽頽。

山頂有小廟，建築很壞，和尚待客頗週到。我們各人在那裏吃了一碗麵。然後沿山行回家，跨過兩峯，沿途野花甚多，略採數朵。抵家後，到山澗中洗足。又到林中聽刈草的婦女們唱民歌。徵得她們同意，寫錄下幾首，好的很少，因為比較好的，她們都不肯讓我們記錄。歌詞大都關於兩性愛。

飯後，一個人覺得無聊，跑出去睡在廣場中，默觀星斗，兼聽山風；每當大風起時，總是疑為狼來。十點就寢。

任崑在城未回。

四月二十五日 晴

昨天沒有什麼事可記。下午寫了一封報告寄到湖北。晚上，和任昆清理了一回賬。早上七時，我們一陣進城，過了獅子峯，遇到松岩又從家鄉起來了。他帶來許多消息，有一兩個重要的同志被捕，沿江搜索我們很嚴，已禁止現金出口……還帶來最近幾天的報。

我們的住處離城很遠，關於消息的傳遞極感不便，於是決定派兩個辛齋他們不認識的同志到縣工作。少春松岩自告奮勇。我們便寫了兩封介紹信：介紹松岩到縣署任書記，少春去當門房。我們不是有意欺騙辛齋，爲着重要的消息不得不爾，將來我們也是要向他說明的。他們化裝得很像，三點鐘就進城去了。帶了一封信給龍白，想找她爲我們到蘇州去取款。

晚上，把在嵒溪焚去的詩稿追憶起一部分，錄了下來，可是和原詩比較，相差究竟很遠，又瑣去了。臨睡時，想起他們在城中進行的事不知何如，

幾個人都有些焦急。

四月二十八日 晴

這幾天沒有多少事可記。二十六的上午，任昆進城去找怡白，下午怡白來，託他到蕪湖去拿錢並探聽消息，他說明天就動身。近午時，稼軒的父親從故鄉來，帶到許多的消息。究竟誰是友人誰是敵人，我們認為這一回是很好的試驗的時期。黃昏，我微病。少春松岩因縣署已起了變化，折回夏閣。晚，預雇了三匹驢，打算明天進城。

\* \* \* \*

二十七日。這一回，稼軒的父親來此，完全是爲着探望我們，在家鄉他還有自己的事務，所以今天早晨他就走了。少春松岩送他進城。我們因爲城區熟人不少，沒有同去。下午，少春他們回來了。我閒着沒事，從書廚裏翻出“莊子”來讀了幾篇。

\* \* \* \*

今天，大家仍舊是閒着沒有事幹。松岩進城有



事，我們有的到塘邊弄水，有的坐在籬圍上看書。晚上，稼軒醉了，獨臥風中，字聾滿腹，繼之以痛哭。把他扶了進來。後和任昆整理賬目，預備下次開會時報告。到十一點鐘纔弄清楚了。

四月二十九日 晴

昨天晚上，我們一部分人就決定了今天到半湯去實行溫泉浴。跨過岱峯，向東方走十來里，到了半湯鎮。鎮的兩頭有石橋。店舖不到二十家，大都是賣茶的。這市鎮是交通的要道。

在茶館裏喝了些茶，到溫泉去沐浴。這時正是春暮，楊花點點入池，富有詩意。泉水湯沸，手不能入，硫磺味不很強烈。村人不善處理，池水有點混濁。

洗過澡，回茶館吃粽子。然後雇驢到岱峯。仍步行跨過岱峯的背脊。沒有帶水瓶，過岱峯時，異常口渴。於是伏地飲山泉，或用手捧啜。泉水清，惟味微澀。

到家後，知店埠有戰事。城內有逃難者。苦果擴大到這裏來，真不知如何是好。而澤純到合肥已經很有幾天，又是渺無消息，真叫人焦急萬狀啊。

#### 四月三十日 曇

晨，烏雲凝集山頂，雨意綿綿，已而微雨，俄又雲散日出。任昆無生和我同遊王喬洞。洞離我們的住處十五里弱。兩旁岩石森然，勢壯而秀。先到廟內休息，屋宇狼狽不堪。後到洞內看佛。岩石上遍刻石佛，數以千計，都沒有頭。泉水從岩石上下滴有聲，洞內冷氣凜然。相傳佛本有頭，因為常常出洞偷食附近禾稻，劉伯溫把他們的頭統統割了去。山嶺有很著名的丹池，好像是呂祖的。時間來不及，沒有上去。附近幾個名洞也沒有玩。

到家以後，澤純回來了。護照數章都已拿得。他這一次經了許多的風波，經過店埠的戰區，幾幾乎被奉魯軍擄去。劍完全被切，幸而沿途還有熟人，不致缺少經濟，得以早回。

晚飯後，在林間開第二次會議。決定分兩組往湖北。瑞三應伯少春杜岩一組，由水路往，先行。我和稼軒騰吾無生留此待款，由陸路往。任昆留此。澤純隨乙組動身。甲組經費是稼軒父親帶來的錢的剩餘。當日是這樣的決定的。

五月一日 陰

上午十時，開 May Day 紀念會。先由晉報告，次默哀一分鐘，又次我報告 May Day 的歷史，後由各人和聽講演。最後任昆附帶的報告過去的賬目。十一時半散會。

上午澤純入城請怡白，至下午四點與瘋住同回。知道怡白因事還沒有到蕪湖去。商議的結果，決定找澤純去，由公安局辦護照。五時舉行入城，限定三天內回蕪湖。縣署早有了變化，萬幸池們已逃。

晚上，襄從蕪湖來，知道子文被捕一次，已經釋放了。也路過此地到舒城去。帶來最近幾天的報

紙。家裏的消息一點得不着，心裏很是焦急。瑞三又因飲酒過多，傷感痛哭，稼軒安慰他。

五月二日 晴

想去領略一回夏閩的風味，早晨和襄無生松岩同去。約七里路，到了那裏。街市很長很熱鬧，較之牛湯，相差甚遠。民風淳樸，看見外來人都表示驚訝。

在小茶館裏吃了一回茶。一切都別有風味。人物的動態性格和我們日常所接觸的多不同之點。細細的考察一番。十二點鐘抵到茶庵，步行回家。

下午，開談話會一次，討論出發事，無結果。決定撤消上次決議，待澤純自蕪湖回來再說。

戰事消息愈逼愈近，令人憂悶。

五月四日 晴

昨天沒有事可記。今天上午，我和稼軒少春襄因事往舒城。襄到舒城。少春買什物。我和稼軒先

到嶽生家，在那裏修了髮。怡白也來了。本來，我因為聽到醒吾到城纔來的，這時纔知道他昨天已經離去了。關於戰爭消息，據說奉魯軍已退孟椒。我們安定了許多。

午飯後，到怡白家寫了一封信給醒吾。少春買東西回來，任昆昨天進城未回，和他一同回夏閣。我們決定在城裏住一宿。閒極無書可讀，跑到書店裏買了一部“唐六如集”。

到怡白家不久，澤純恰恰的到了。我們歡喜得很。應用的東西和錢都有了。據說父親叔真，孩子們已到方村去，母親留在家裏。一家三地，思之凄然。但是都能保持着健康，這不能說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晚飯後，忽然得到一個緊急的消息，說謝文柄部已經到了栢泉，該處民團即刻就要退城。我們焦急得不得了，因為離我們的住處祇有幾十里。想回去，路無不能行，不得已祇得住在怡白家。十點鐘公安局長又來送消息，說民團已退到夏泉了，今夜

明晨就要進城。這不幸的消息證實了。

商議的結果，把澤純攜來的錢分配作三份，決分三處暫住。民團入城，奉魯軍一定追來，稼軒叔父家爲必經要道，勢必不能安住。我們各擬了一張分居表。

澤純攜來的衣服全數存在福祿棧。帶來的報，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就是李大釗等二十餘人已經被張作霖在北京絞斃，心裏難過了許久。

這一夜犬聲四起，終宵不能入寐，惟恐民團退入城中。心境真是難堪萬狀。或而想到故鄉，或而想到前途，或而又想到這一夜不知將有怎樣的際遇……萬一奉魯軍今夜入城，不但我與稼軒的生命能否保全在不可知之列，明早回到夏閣的希望能否實現也成了一大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們的際遇也可謂不幸之至了。

晚，微雨一次。

五月五日 晴

五點鐘就起來了。和稼軒澤純一同出城，驅走得還不快，七點到了稼軒的叔父家。比即召集了一次會議，報告在城的經過，和不得不分開的理由。我們昨晚的決定是：我和桐吾澤純爲一組，往李；應信瑞三無生爲一組，往柘皋；稼軒松岩龍華爲一組，住原處。由龍華松岩澤純任昆組兼交通隊，傳遞各方及蕪湖消息。今天會議的結果，完全改變了。決定我和騰再少春無生松岩往湖北，餘人留原處，候我們的消息，交通隊取消。

匆匆的整理了一回，於九點鐘復又入城。我因此去前途艱險，能否重晤，實在難說。奉魯軍不久許要來到此地，留在此地的人能不能安然的住了下去，也成問題。心裏覺得淒然。加以又念到家鄉，憶及前途，忍不住百感交集，泣然下涕。伏在櫃背上一直哭到獅子峯。

到城以後，向公安局要了一只預封的船。寫了一封信給稼軒，催他趕快一點動身，不必候我們的信。又勸稼軒不要貪酒。到福祿棧整理了一回衣



暇。順便在街上買了些慰用的東西。

船很大。下午一點鐘開頭。因為風不順，祇走了十五里，泊王家小河。下船在這邊漫步，精神極快。殘陽映魚鱗，尤其具有畫風風味。睡在濱岸的岩石上看斜陽慢慢的落入湖中。

在這裏，遇到許多逃難的人，據說是從中李來的。中李今天已經到了很多的奉營軍。我們幸而變了計劃，不然，至少是要中途折回的。也真是萬幸了。我們歡慰無限。

今天，睡在船裏，夜微涼。

五月六日 晴

天亮的時候開船，風不順，走了十里，風格外的大了起來。船沒有法子再向前進，折回糙石磯停泊。

湖山景物，一一在望，風濤滿目，令人愉快。這時真如置身於意大利山水間。我來往莫湖十多次，壯闊的湖山真像，到今天纔算領略得。假使

能結廬此間，我真不想離去了。然而，我終竟不是個世外人。……

整天的在湖畔漫遊，有時和野人閒話，有時和舟子漫談，或欵石聽濤，或沙上靜坐。沙上所映人影，尤別具風趣。鷺聚遍地，花極悅目。袍歐湖上空氣，胸襟爲之壯闊。

向撈蝦人買了些湖蝦。味鮮美，遠過於坡市中所賣者。又買雞一隻，錢二千餘文，頗肥碩。此外亦無可購者。

晚恐風起，移泊磯左。

五月七日 晴

夜二時，東風大起，月色朦朧，乃揚帆渡湖。

在忠學稍憩，七點鐘進三河口。十一點，到董六，船身大，水淺，不能行，祇得捨舟登陸。行七里，到豐隆河。在這裏分路，暫吾乘輪往舒城，引點消息，我們雇小舟到梳溪鎮，說好明天在張家店相見。

吾舟行沙河中，河水清淺，深不及尺，沙底堅實。天氣已經不冷了，各人很高興的拉下了襪子，把褲子捲到膝部，跳入水中。我們在助舟子推舟前進。沿途景物頗佳。可惜我不懂繪畫。

晚七點鐘，到桃溪鎮，住春溪旅館。

晚上，預雇了四頂轎子。一個挑子，明天到張店，人各三元。本來是不需要這樣的高價的。因為這裏是七省的交道要道，近來路過的革命軍很多，健壯的以及不健壯的伕子都被拉了去，所以伕子難尋而價貴。據說明早又有大兵過境，必得早行，不然，伕子會被中途拉去的。

松應到街市上買了些什物，換了一些現洋。

五月八日 晴

早晨六點鐘動身，經袁家店子界河雙河施橋，到張店已是下午五點鐘。在雙河吃午飯。到張店後，比師到鷹吾家，途中聽得他已經先我們到了。晚飯後，下了一陣雨。

唐吾告知我們，在舒城沒有得着特殊消息。他的弟弟蘇明現已往六安縣城，他的二哥在家，人極忠實。

屋宇寬敞，環山臨水，門前有古場幾十畝，高逾五六丈，風景優秀；於此可以看到唐吾弟兄學識得力於他們幼時的環境實在不少；門前塘水碧綠，時有鴉鴨遊泳表間。絕數鄉人，均極誠樸。

後爲松巖雇轎，明天進六安城。此去滬洋不用，祇有進城設法兌現。同時，預備去問一問肖末、偉年、蘇明曾否得到我們家鄉的消息。並去軍中要證照。該軍政部現在城內。

十一時寢，臥讀“杜詩詳解”一卷。

五月九日 晴

國恥紀念日。

唐吾介紹我們遊山，找他的一個姪子做我們的嚮導。目的地是洪山寨的羅王殿。這裏是八天工作亂時鄉人避亂的地方。同去的少春、無生和我，上午

十一點鐘出發。

走了七里，在大湖山下歇腳，有乞丐就地掘坑造飯，我們和他談“乞丐掌故”很歡洽。再走七里半，到周來冲堡，先往應吾表弟洪君家，在洪山寨脚下。

道途迴環曲折，沿途景物秀麗，始終具着“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風趣。沿途野花甚多，略採幾朵作帽飾。

飯後，和洪君同遊王巖。巖口很狹窄，而且險峻。巖下僅容一隻腳側放下去。雙手攀石上行，約二丈餘，兩面不穩漸漸寬闊。有泉流拂腳背而過。要不是有人領路，誰也不會知道這裏面有一塊深長廣大的場所。入內凡幾曲折，長約二里，高數十丈，時時可見絕頂。前此遊獵的人就是在這裏。巖分幾層，每層還有破爛的門窗可尋。裏面也有泉流。這好像是一座裂開的山的中部。我們赤足進去，仰視蒼天，祇餘一綫。巖層完全是人工所鑿。真是一大奇觀。怕虎狼，又沒有帶武器，不敢久

留，稍稍遊覽就退出來了。

“我不避亂人，今來避亂窟”，遊覽此窟，乃有此感。

後到響石庵，景象甚美。在庵前採花少許，香氣撲人鼻。前有竹林，時正簫簫作響。

七時仍回洪家，決定明早到洪山看日出，約定四時起。

十一時寢。

山中夜甚寒，覆薄被。

五月十日 晴

上午三時，洪家有人扣門很急，後知是洪君的叔父。據說六安軍隊已各部退到張店，六安已發奉魯等告警，奉魯等軍又逼近張店。我們因為過慣了這種生計，也就沒有以為意。

四點鐘，仍舊上山看日出。途中，少春病，留在九龍庵。我們繼續至萊頂，四野時有炮聲。在那裏看完了“日出”，寫了一首長詩，退到庵中，少春

的病已經漸漸的好了。同陣回洪家。

早飯後，少春的病完全好了，我們同遊德勝岩與暢岩。相傳岩內蝙蝠很多，今天帶電筒去照，但終於沒有看着。從那裏到胡家大灣，下午兩點抵地頭，路遇不少潰兵，且有以放鎗爲戲的。

據膺吾說，松岩昨天進城，在五里店子遇到了明等退出，沒有進去。在胡灣由膺吾設法換得六十元。行李等件今早已由松岩攜至洪寨附近的左家。胡灣的情形似乎很慌急……

因戰事，膺吾須安頓家眷，不能同行。約定在毛坦廠相見，軍隊都已退到那裏集中，預備開向黃梅。遇必要時，我們打算隨軍行。聽說往湖北的路現在非常難走，沿途盜匪很多。

和蘇明談了一次話，飯後，復行離開。因爲要走近路，摸了一些水。先到黃老先生家，後到左家（左是二農的同學），知道松岩沒有找到我們，把行李又帶到洪寨去了。踵往，又行七里。到了洪寨，則行李已經放下，松岩又往胡灣找我們去。等



到夜一點，他纔又轉了回來。

我們因種種困難，決不到毛坦廠去，明天到霍山。在這樣時代，軍隊隨時有移動的可能。萬一移動，又將怎辦？而且從那裏再到霍山，要多行四十里路，很不值得。所以，決計直接往霍。

本日行路，近八十里。

夜月佳。

五月十一日 天微雨

上午八點鐘吃了一次飯。飯後就動身。洪君替我們找了兩名挑夫。經過鳳凰台，遇到一個士兵，和他閒談，得知蘊山已回毛坦廠。寫了一張便條托他帶去，請他告訴膺吾，我們在霍山相見，假使膺吾來的話。後經但家廟，天微雨。沿途潰兵很多。五點半到霍山縣城。

先到黨部找三農的幾個同學，門房說負責人都離開了。客棧裏住滿了兵，不收容旅客。天雨如注，無處可宿。忽憶起修，於是到同壽昌找他。他

已往鄉。他的姪子國高（也是三農的同學）在店裏。我們祇得在那裏住下。

市面恐慌萬狀，黨部負責人全數避去。原因有兩點。第一，是第四師把公安局的械繳了，以充實自己，人民非常憤慨。第二，是奉魯軍已經到了青山，離城祇有四十里。居民逃的十有六七……

飯後到四師找蒞，他說青山發現敵人是實在。此地雇不着伕子，伕子都被軍隊拉去。祇好找四師軍部去要。師長說雇不到伕子，而且是革命軍又不能拉，表示萬分的抱歉。實則沈家告訴我，他們店裏的夥計都被他拉去了。這豈非笑話？……

蒞叫我去政部找肖宋辦護照，以免沿途麻煩，因前此護照已不適用。政部在城外天主堂。市面惶恐至極，途中除士兵外沒有行人，店鋪開市的很少，每家都像期待着大禍到臨似的。城關得很早，加以大雨，晚飯又還沒有吃，我沒有去，打算明天看他們。天白堅一也都退到了這裏。

飯後倦寢，雨沒有止。伕子祇有明天再設法。

本日行七十五里，實則有九十里。

五月十二日 晴

正在夢中，國高來扣門。說得到緊急的消息，奉魯軍就要進城了，催我們趕快逃走。本來是打算在這裏休息一兩天候膺吾到來的，現在事實上已是不可能了。昨天國高告訴我，黨部裏的人都在離此二十里的黑石渡，那裏的第三區黨部負責的人也是二農三農的同學。我們比即起身，商得伏子同意，再送我們二十里。重着草鞋，冒雨前行，經過一片很大的沙灘，跨過沙河，到黑石渡。市鎮很不小。在這裏買了幾張油紙，幾個斗笠。

黑石渡的飯店又不肯收容我們。不得已跑到黨部裏去找人。裏面祇剩下一個雜務，堅云不知。後來纔曉得負責人因軍事關係都已避到鄉村裏去了。

和他商議了半天，約一點多鐘，他纔替我們把王其找了來。王其是二農的同學，但沒有受過我的課。他設法替我們雇了兩個挑子，原伙遣回。我們

自己是沒有方法能雇得着人。

找他兌五十元的現洋，他跑了一街，兌不着。其實，我們帶的還是中交的票子。適一師政治部王自強來，答應代為設法。我們本不相識。計在華昌諸家換了八十元。可見軍隊裏人的強迫的力量遠勝過辦黨的人。王想到湖北，沒有錢，要求我們接濟，和我們同行，答應了。他還帶着一個勤務兵。接着，又來了三農幾個同學。

我們終於不能留下。冒雨行三十里，到落兒嶺，路很平坦。過此全是高山，據說要經過三百六十個嶺纔得到湖北境。這一天所經過的，以掛龍尖旁的山為最高，走了一個鐘頭纔到山頂。自強在途中病，為他雇了一乘抬子。

本日歇山腰爛泥坳。

五點三十分抵坳，所有旅店均不肯收容我們。他們以為我們是軍隊中人。幸遇住在離此地不遠的三農同學李璧（現在軍隊中），介紹我們到廣盛茶庄住了。這地方的茶庄就是飯店，此地產茶。人民畏

軍心理，在這裏又看到了一幕。

大概是怕我們和軍隊一樣的不給錢罷，所有米菜都由我們先付錢去買。據說連碗都被軍人帶走了。用面盆盛着菜。米粗糙，難以下咽。我們太不能吃苦了。

本日行五十里。

沿途都是山嶺，較之昨天的路格外難走。

晚，洗澡。

五月十三日 晴

五點三十分起身。六點動身。李璧先行，五里無生不能走，又無法雇轎。至蠟燭紅，乃伐竹爲槓，假鄉人椅一，勉雇兩人抬行。過土地嶺，到新鋪溝，一伕力不支，換了個人。午飯後，經過道士冲，已是三點鐘，再前進二十里，在漫水河歇。

本日行七十里。

兩伕並椅槓都遣回。

今天得到兩個消息。一是軍隊已退到爛泥坳，

一是汪馮唐聯合反甯。漢口有英日兵艦四十餘艘。

……

這裏有商民協會，練有商團，成績很不壞。晚間來宿處查過一次。少春病，沒有大礙。

晚飯後，月明如水，遍照屋後鵝石場和長漫河。河畔獨步，對月沉思，引起無限悲感。我們的宿處臨河，水流似急雨，四面環山。其實，本來是在山上，我們走了幾天，並沒有下山。蟲鳥很多，徹夜的叫着，令人歡喜，又令人愁惱。

這一夜如在雨聲中度過，真是妙境。

五月十四日 晴

九點鐘動身，十二點鐘到黃粟杪。

途中得到的消息，霍山三十三軍四師已向這裏退，奉魯軍逼近了縣城。

我們住黃粟杪中學。校中教職員，有三農老同事何承之，同學王興廩。李璧昨日到了此地，也在校內。他說住在長漫河的三農同學王多祜替我們預

備了轎子，但是我們昨天因為不知道多祜的住處，沒有去找。而且，我們也不很需要轎子。

飯後，在校內講演一次。

在學校很不便。下午辭出。和李璧同到黃栗抄鎮市，在下街保衛團休息。團總杜鴻吉，也是三農林科同學。

以每日一元，伙食由雇者担任的條件雇伕，竟不可得。拉伕影響我們行旅，真不可謂不深。

李璧家離此三十里，約我們去住，因為急於往湖北，辭謝了。五點他回去了。我們移住一家飯店內。

本日行二十里。

無葷菜可購，買鷄一隻。

旋鴻吉偕三農同學王××來，談了許久。我忘却他的名字，他在此地任小學教師，人很誠樸。

這裏出殯，往往在夜晚。今晚在此遇着一回，我們很奇怪。據說人民因白天裏很忙，出棺總是晚間。這也是一種特殊的風俗。

恐怕軍隊來，很惶恐，一夜不敢睡覺。

臨睡時，天微雨。

五月十五日 晴

上午八時，在黃栗杪遇到了龔堅一和他的兩個朋友。他們正從青山敗退回來。同樣的是預備到湖北去。我們同行。走了十里，到申舖，午飯。已是十一點鐘。飯後，行至石頭嘴，時間還早。趕到夾舖歇。一處住不下，分在兩家。

本日道路平坦多沙。

晚病，食補丸，夜瀉一次。

今天走了八十里路。

五月十六日 晴

上午八時起行，走十里，到土門潭，吃早飯。然後經過楊柳塘父子嶺王家舖地土達湖北界。到父子嶺已是十二點，在那裏吃了午飯。飯後，我和少春前行，過鳳凰崗平頭嶺到葉家河。找飯店，均



是敞屋，不能住居。

這裏已有農民自衛軍，防範反動派甚嚴，我們被盤詰許久。

候了半點鐘，其餘的人纔到。這時天色已經很暗了，幸而有月，趕黑又走了十餘里，十點到羅田縣城。

本日行九十里。

據自衛軍說，五旅在附近燒殺淫虜，無所不爲，綁票綁到牛，每頭五元，昨天還在團陂搶劫。

本日宿店較佳。街坊上標語口號提得很高。士兵亦有訓練。飯後，稍稍佈置，就睡了。

原來挑夫發回。

五月十七日 晴

上午，雇挑二，十一點鐘啓行。經過沂水路口，到團陂，四十六里。此地日前遭五旅搶劫，至今沒有開市。因爲五旅多安徽人，我們到這裏走路都感不便，真是可惡至極。帶黑又行十五里，經陂

家祠堂到黃門均，渡大沙河。河上有長橋，是近五十塊的木板所搭成，沙灘寬的五十丈，水已乾蝕。到地頭，天墨黑。

今天，走六十里。

晚上，肚痛得很厲害，吃“十滴水”和“仁丹”。大約是因為路走得很快，加以為烈日薰蒸所致。

將睡，農民自衛軍來檢查行旅。

五月十八日 晴

上午六點鐘動身，經過董六嘴管塘閣到觀音堂午飯。飯後，少春松岩隨行李前走。晚六點到團風鎮。住洋碼頭復源旅館。

本日行七十里。

晚，工人糾察隊來旅館檢查，因為我們是安徽人，盤詰得非常細密。據說軍隊一部分已經潰退到了黃門均，不曉得是不是實在。

從這裏到漢口，水路有一百三十里，小輪被拉差不知什麼時候能來，祇好在此地等一等。這時

所傳的湖北消息很惡劣，這時正值某軍叛變。我們又打算雇民船去。

夜十時寢。

五月二十日 晴

昨天，堅一自強先乘民船往漢口，約定在後花樓萃仁旅館相見。閑居無聊，到街坊上漫遊，並打聽省城消息。洗衣被。因為小輪有來的消息，沒有雇民船。

今天上午三點，果然被小輪的汽笛喚醒了。很匆忙的上了船。船內悶塞。下午四點鐘到漢口。江心停泊帝國主義兵艦四十餘，令人憤慨。在路上，聽說租界已被帝國主義者收回，到這裏知道並沒有這一回事。

住萃仁旅館五十二號。堅一在下午一點鐘到此，住四十九號。晚飯後，沐浴。在街上遇到研石靜芷。一直玩到夜一點纔回來。打算明天渡江去訪問留鄂的友朋。

此次逃亡，歷時一月，走了千里的路程，到今天總算告了結束。

夜三時纔睡。

## II

### “七一三”以後的武昌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 曇

昨天總算又從偵探包圍中逃了出來。到漢口以後的日記和文稿全數焚燬了。不能再回寓處，和叔真在萃仁旅館住了一夜。她來此已經兩個月了。今天八點鐘，周達來，說彥常承認我們搬到第三部去住。這時我在第二女中兼課，她也在那裏教課。但是我們變了計劃，決計到武昌。托他替我們向學校請半個月的假，漢口，事實上已經不能再住下去。

八點鐘，叔真靜世和我一陣渡江。天氣涼，雨意甚濃。小輪聽差去了，我們祇得乘小划船行。回

船的一個海關辦事人，對政府大發牢騷。告訴我們武昌很有一些商人，因為“國庫券”的價格和兵士們衝突，被拉去槍斃了。市面現在是日漸蕭條。商人們到了想停業因畏罪而又不肯停業的地步。禁止現金出口，但到處飛的是票洋。“冰忌凝”的市價已經從二角漲到半塊大洋。完全看到金融的紊亂。約兩點，到糴子街泊。我們往中和門後街找維寅，靜芷到第七小學有事。

維寅剛剛在家。介紹我們和他的舅父，夫人相見了。他已有三個孩子，大的十一歲，次的八歲，又次的三歲。全家都靠他一個人供養。窮人多子女，真是不幸的事。

接着，靜芷來。維寅問了我們的來意，說附近可以找到屋子。我們很愉快。這樣我們暫時還可以不離開湖北。

晚飯後，到附近散步。此地在長湖堤畔，風景很好，有村居風味。其實，這本是城內的鄉村。附近住有軍隊。離此不遠，有一座洋樓，平時非百元



租不到，屋主怕兵住，以八元租金找妥人居。我們想租，然而我們怕生問題，沒有去。這是最近湖北的很普通的事。祇要你肯替人看守屋宇，不出一個錢都會有高大的洋樓住的。就是有了租金的，房東也往往幾個月不敢來收。

十一時，寢。

#### 八月六日 雨

昨夜十二點，天大風雨。寒氣澈夜的在榻畔迴旋，微咳。今天上午，和維寅冒雨去找屋子，到下午三時纔找着了。房子鄰近維寅家，計四間。房屋幾經炮燹，很久沒有人住，已是破爛不堪。是一所貧民窟。言明每月行租六元五角，要“中央票”不要“國庫券”。我們在房內找到很多的彈子殼。

下午，雨止。松岩梅園（最近從故鄉來的表弟）把東西搬過江來了。據說我們離開住處以後，偵探沒有重來。有一部分東西今天來不及，祇好明天再過江去搬。

今天來不及搬，仍舊住在維寅家。

飯後，在湖畔看晚霞。

夜，與靜芷論文。

漢口今天被逮捕的人比昨天更多。每天早晨都要“出人”，時間在五點左右。控告的案子漸漸擴大範圍，有飯碗的人，大都是要被告的。當局也不調查，祇要有人控告就來逮捕。“出人”總是整“五”的數，斃一二人的日子很少。到處恐怖，人人自危。

.....

今天漢口共計“出人”十六個。大都是政治犯。不過當局的罪狀總說是土匪並其他拐帶種種罪名。我們實在說不出所以然來，殺人爲什麼要捏造罪狀呢？許不是在欺騙人民罷。

明天決計搬家了。

八月七日 晴

維寅家喜食麵，頗投吾好，搬家以後，也想多吃麵食。

六時起，手書仲則詩數首遣時。

八點，梅圃上街買應用什物。松岩昨日病還沒有好。

托維寅二弟買牛肉三斤和小青菜紅燒。“十字街”離此不遠，牛肉最有名。晚上吃的時候，味道極好。靜菴尤其歡喜。

下午二時搬家。不一刻鐘就搬完了。托維寅在第一中學借得方桌一張，櫈子四，椅子兩把。又問維寅借得一張藤椅，一張床。

武昌市停業的也逐漸的多，“國庫券”市價已跌至二角五分，市面恐慌萬狀。遇行人飛跑或快馬馳過時，人民總是張皇失措，如大禍之將臨。“國庫券”有時檢直買不着東西。

晚飯後，到附近散步。苦瓜棚已留子。架棚溝裏有兩小孩在污水中摸貓魚，口嚼細繩，繩端有小鐵絲一根，被捕的魚都穿在上面，鐵絲兩頭嚼在口中。

黃昏時，晚霞漫天，殘照遍地，號聲四起……

燈下，頗有所感：

“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仲則句）

十一時，燃蚊烟。

同屋的雞真討厭，歡喜到處拉屎。被我們趕了幾次，總算不敢再來了。但是，在他們自己主人的家裏却不然，往往成羣的漫步在蓆上，床上，而且拉屎。主人並不以爲意。

主人是兵士，現在賣西瓜。和我們對房門。每早担瓜出去，夜晚回來。北方人，性情很爽直。據說屋主本是一個軍官，他是他的部下。現在屋主退休，他也就不幹了，還是做生意的好。

同屋的，有一個號兵的老婆，丈夫在江西前敵。一是房東的內弟，以販賣香烟爲業，妻子也是北方人。還空了幾間屋沒有租出去。不知道我又將遇到怎樣的美鄰。

八月八日 晴

我最愛看月下人影，昨晚從維寅家歸來，影子映地如紙剪肖像，可惜沒有法子勾將下來。

今早計算款項，發現數日來竟用去“國庫券”四五十元，乃大恐慌。但有些應用的東西又非買不行，祇得找梅圃過江向學校支取，並取回存在那裏的東西的一部分。

靜芷回校一二女中一送之至石橋，同看南瓜花少頃。彼冒烈日和梅圃同去。後問鄉人，纔明白這不是南瓜花，是絲瓜。

讀史震林著“西青散記”，錄下我最愛的這一節：

立夏後，訪郇兩弟於山中，不知其途，逢人輒問之。稍任意，旋誤他徑。棘花叢開坂岸旁，如雪，採一二朵，行且嗅之，香味甘異。至小橋，山人呼之曰“略約”。過此少人，見歧路，惑焉。烏犍臥柳陰，童子倚其腹而睡，柴門在深樹間。犬見客甚馴。老嫗

方績。予問此何里，耳聾不聞。去之，至一村，屋數椽，茅瓦相半。籬之角，薔薇覆地。老翁呼余坐。俄一跛者刈麥歸。

這一節真和歐文（Irving）的筆調相似。錄這一節時，隔板鼠鬥，叱之不去，討厭非常。繼續的讀從維寅處借來的木刻的放翁“入蜀記”。此書計四卷，“於山川風土，敘述頗爲雅潔，而於考訂古蹟，尤所留意。”（“四庫全書書錄解題”）擇錄二則：

乾道六年七月十三日。

姑熟溪，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好，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常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卷一  
七月十四日。

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卷一

這兩則是記我們省裏的當塗的景物，很能劃出這地方的風土和特產，錄下來以代追憶。我和維寅在這地方同居過一年，同在第十中學教課，我們是在此地相識的。這地方產蟹，在秋季常和維寅帶銀洋一元，入菜館市蟹。每一元，可食蟹粉，整蟹，蟹麵等，價值低廉。兩人一元，吃得非常痛快。離開當塗又已幾年，但這種閒情逸趣是忘記不了的。

下午二時，堅一研石來。漢口方面，商場幾完全陷於停頓地步。物價奇昂。商人見“中央票”覺得頭痛。很多的東西買不着。物品賣完之後，他們大都不去再販。書店賣書，照定價加四成。殺人的事件，捕人的事件依舊是日必數起。武昌方面時有槍

聲。

維寅舅父明日返里，買了些東西送他。

終日無所事。夜十一點，寢。

八月九日 晴

一塊錢的“國庫券”和“中央票”現在固然是都已不值錢，而五元的拾元的尤其沒有人要。把他們拆開真是不容易的事。我每次見着這種票子，總要頭痛。“黃金似糞土”，這種票子，現在連糞土都不如了。

沿街明明的掛着“拒用國庫券的就是反革命”，“拒用國庫券的槍斃”，但是除去帶着刺刀到商店先把刀插在桌上然後聲明換錢的兵士而外，“國庫券”特殊的不能通行。“中央券”比較好一點。然而也成了臭肉同味。

市面是完全沒有了。店門是上着。走進去，有的人家祇有點底貨，有的人家連底貨都沒有。假使你先把“現洋”給他看，什麼貨都可以設法買得着，



要是票子，他總是回你個什麼都沒有。

政府也曾找幾個商人去問。他們說售出的“國庫券”到上海批不到貨。於是政府不信，要他們把“國庫券”拿出來。拿出以後，政府裏說，既販不到貨，那就存到中央銀行裏去好了。商人們這麼一來，更是兩手空空。

武漢的市面已經鬧到如此的地步。

所以，今天買菜去，整票又拆不開。而且鹽都買不着了。貨價又提高了。前幾天漲到三毛的，現在又漲到了一元。昨天賣三元的，今天儘要四元了。日食維艱，將來不知如何是了。

洗面後，送維寅的舅舅。又向同居的賣瓜的鄰人換了一塊錢，“中央票”換得大銅子一百二十枚。是特別客氣的兌換。回家後，把“磨坊文札”看了幾篇，亞雷好裏有一小節寫母子之愛極其動人。這是在他的兒子去自殺的時候。

下一天黎明時分，老母聽見有人跑着經過她的房間。她好像得着預兆之感似的，問道：

——約翰，你嗎？

約翰不回答，他已登至梯上了。

急茫茫，急茫茫，這老母爬起身來：

——約翰，你上那兒去？

他已走到樓頂閣上；她跟着他上去：

——我的孩子，看上帝面上吧！

他關上門，扯上門了。

——約翰，我的翰兒，回答我吧，你幹麼去去了？

她摸索着，用她衰老而顫抖着的兩手去尋找門門……上面一扇窗開了，院子裏的石版上發出一個人體掉下去的聲音，盡於此了。

午飯後，午睡三小時。“入蜀記”送去，換“錢注杜詩”，想重讀一遍。子美一生，飽嘗艱苦，讀其“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數語，誰能不爲之酸辛呢！千古文人痛苦，盡於子美一言了。歸後，漫讀若干篇。

“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叔真疲勞過甚，今天微病。

八時，就睡了。

八月十日 晴

讀書至六時起身。堅一研石於飯後辭去。我們因為經濟日漸困窘，決定改食麵。午後，買麵粉一袋，現洋四元，找回銅子一百九十個。鹽買不着，向“油炸燴”店勻得半斤，銅元八十枚。

今天在武昌遇到兩件憤慨的事。其實在最近的武漢也是最普通的事。鄉人上街賣米的照例的不肯收用票洋。兵士們的辦法大都很簡單，他們並不要講價，看見有一袋米比即喊一部洋車來把米放上，丟一張一元票，拖了就走。今天在十字街演了同樣的把戲，但是這鄉人不肯罷休，拖着車子求饒。出言不知怎樣冒犯了那位兵士，兵士一面叫車夫把米向前拉，一面拖着鄉人痛打。鄉人沿途叫喊，慘不忍聞。然而，人民在這“軍令如山”的時候，說話就

會“反革命”，旁觀者也祇有敢怒而不敢言。同樣的，有一個賣雞蛋的婦人，兵士因為她不要票子，連籃子都拿了去，還要把她帶去。經許多人求饒，纔無條件的放了。老婦祇得空着手痛哭回家。

漢口方面，政府總算有了辦法。下令限商店一律開門。派定了很多沿途觀察的士兵，施以嚴厲的監督。祇行了半天，以後竟又恢復原狀。這也真叫做“掩耳盜鈴”。人家貨都沒有了，硬要人下門，究竟有什麼用處呢？不僅不能“徒壯觀瞻”，抑且滑稽之至。當局對於金融，也真是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了。整個的市面沒有了，整部的金融紊亂了。買一塊雞蛋糕，現在都要一元。一元的牛油賣到現金五元。市面蕭條，行人都很少。政治的消息更是瞬息萬變，令人無法推測。殺人，捕人，捏造罪狀的事件依舊逐日舉行，然而終竟沒有力量壓制下去。

下午三時，光慈過江來一次。晚，月色大佳，十五定然更好，可惜在戒嚴期內，我們不能走到百

步外，不然，沿湖看月，其樂當無窮。靜立在門前，看沿湖夜景，看明月緩緩的自東而西。十一點歸寢。滅燈後，月光如水透入，有如白晝，臥看月色，以至入夢。鼠擾，夜醒幾回。

八月十一日 晴

晨起，烏雲滿天，旋即散去。周達來，他替我們在學校裏支了一些錢，又續了假。報來，“中央”載南陵大水，高出了屋頂幾尺，淹死幾千人，真是浩劫！滌塵近狀不知何如，殊爲念念。

今日托人向漢口張君勻得鹽三斤。定價四元面盆以現金一元購得。由此可以推測到現金一元已可以抵得四塊錢用了。

整理積稿。

晚，食麵。

飯後，至附近漫遊，雲山萬重，令人神往。

天氣較昨日熱，九十三度。

夜月佳。

八月十二日 晴

想到鼓樓買書，爲烈日所阻。武昌市面也全部的停頓了。人心惶惶，不但遷居的很多，現金也早已全數的運出了。街坊上祇有流氓一類的閒人，聚集在政治部的宣傳畫的旁邊品評畫稿。剪頭髮的婦人，除去帶徽章的，遇到兵士都要被罵。這是目前的普通現象。剪髮的女子據說都應該給他們睡覺。因爲剪髮的意義，他們說就是給人“共”的。剪髮的女人在街上走動的現在都很少了。

下午，靜社來。晚飯後，和他到附近漫遊。月光明朗，天無片雲。長湖一帶，畫出了很濃重的深秋情調，衰風淒涼。天上灰雲特多。十二時寢，月光透窗入，使人眷念。直到三點鐘纔入夢。氣候已漸冷，取出被褥來蓋了。想寫詩，沒有興感，祇得作罷。

八月十三日 晴

六點，到十字街買肉。因為票價低落和軍人橫行的結果，致賣肉的都不敢公開的賣。他們大都在人家裏，沒有相識的人引導，是不會得門而入的。進去以後，賣肉的副手先要看看門外有無兵士。沒有，纔把內藏的肉秤給你。假使你提着蔬菜，肉要放到蔬菜底下，他纔放你走出。否則，用紙包好給你。理由是有幾回兵士找不着肉攤，他們就站在菜市附近候買肉的人。看見了提肉在手的人，就要他們引的去，否則毒打。這機密破露不止一次。現在他們的手腕更是精密了。賣蔬菜的固然是挑着担子滿街跑，然而也有內秘，他們用的是套籃，壞的菜蔬放在上面，賣給兵士。沒有兵士的時候，他們可以把下籃裏面好的菜蔬賣給你。這樣的秘密，真是說也說不盡。

早飯後，到鼓樓去買什物。“中央票”價四元五角的貨，用兩元可以買來。買中國式稿紙一百張，“中央票”一元。貨物真是昂貴的離奇。街市上來往的人都如飛一般的走着，都像有什麼在後面追趕似

的。行人中以兵士爲最多，其次就是所謂“政治工作人員”，不可一世的在街上來往。兩面店舖關門閉戶，商人愁容滿面。看見一塊“現洋”如得到一個寶藏。街市上什麼都沒有。醬坊裏的醬渣都找不出來。茶食店裏什麼茶食都買不着。出最高的價格，跑遍了武昌市也買不到一塊蛋糕，或一片餅干。充滿了街坊的祇有指揮刀，武裝帶，和一些穿軍服的動物而已。跑到舊書攤想買一部木刻的“兩當軒集”價錢太貴，沒有買成。回來，遇着靜社渡江。默思近日的武昌真和莫泊桑在“羊脂球”裏所寫的一樣。

城中的生活彷彿停止了似的；店舖都行關閉了，街道上也很沉寂了，偶而也瞧見一個被這沉寂現象所困住了的居民，沿着牆壁而疾走。

午飯後，梅圃松岩做饅頭。我理稿。晚間，覺着疲勞，九點就睡了。明月依舊是皎潔，但因疲乏過甚，不幾分鐘，就入了夢。夢中微吟“苟全性命”句，醒時不禁失笑，這真可以稱做“夢中的墮落”。



八月十六日 晴

十四日。同居人家有從江西逃回的士兵，是從賀葉那裏逃來的。據說回鄂時輪船上客飯賣到一元一客，白飯一千文一碗，這真是前此所不曾聽到過的事。

十五日。氣候特熱。

十六日。天氣較前更熱，悶人欲死。爲省火起見，今天做了六籠饅頭，預備明天不舉火。而且可以省柴。昨今兩天，把“漢行日記”整理好了。夜風起，天甚涼爽。

八月十七日 晴

晨，烏雲漫空……

漢口附近的戰事起來了。自劉佐龍被看管以後就有傳說，直到現在纔實現。據說來攻的是十五軍和三十軍。漢口已在掘戰壕。漢口人已紛紛搬家。我們是決計不管，候打到此地來再說。梅圃却因這

原故堅持要回安徽。祇得讓他到漢口去打聽船隻。  
並托他去找一回邨人孟超。他九點鐘渡江去。

今日天氣較涼，作文。

“中央副刊”今天載曾仲鳴一文，介紹法國女詩人德斯波華模爾(Marceline Desbordes-Valmer)，文裏譯的些詩很好，擇錄幾首在這裏。

“短牘”。

客從君處來，遺我一短牘。短牘無聲響，字字慰心曲。其中多感慨，使妾忘孤獨。我生殊有幸，得此循環讀。念君經綿意，讀之淚盈掬。寥寥祇數行，君音已滿腹。離魂雖在遠，心魂繞妾屋。君書似君心，飛來一何速？處處尋妾影，往還未斷續。臨風懷所思，天末試瞻矚。佇望如見君，萬里亦在目。彷彿疇昔夜，兩吻時接觸。君唇若陳辭：愛汝何時足！妾口默相就，周旋無拘束。“妾亦信君心，君心不反覆。”

“錦書”。

錦書休相寄，我欲長決絕。炎夏不見君，愛火漸熄滅。兩臂時閑抱，終不及君側。此心久已死，願君莫敲擊。沈沈如孤墳，踟躕復何益？

錦書休相寄，畏君如畏病。往事上心頭，依然還未冷。髣髴聞君音，歷歷長記省。君字何宛轉，如見君形影。莫將清澈水，故故傾玉皿。相對難沾濡，彷徨意悞悞。

“我允許了”。

君今忽棄妾，棄妾如塵土。舉世無所有，鬱鬱餘愁緒，君情雖變移，君心亦悲苦。不暇自哀傷，但念君悽楚。朝朝禱上帝，憐君入歧路。人生有愛情，浮蕩難為主。賤妾諒君意，何用怨恨語？憶昔初見君，燕婉稱儔侶。感君恩愛深，願以身相許。君今戀新寵，周旋應如故。新人如愛君，慎莫再辜負。愛情不長久，殺人如刀俎。

“采玫瑰”。

晨間採玫瑰，將以遺吾友。含情理羅帶，蓓蕾盈纖手。羅帶嚴結束，花多難纏繞。結斷花飛散，隨風已飄渺。亂瓣逐波流，去去不回首。海水紅如火，顏色同皎皎！薄暮獨歸來，馨芳還滿袖。願君嗅我懷，餘香不能久！

下午三時，梅圃回，攜來邨人信一件。稍遲，當過江看他一回。聽說孟超也已移住武昌。石印本“兩當軒集”取回，打算在最近幾天重讀一過。晚上，什麼事都有沒做。夜，微涼。

八月十八日 晴

晨起不久，字生來訪。談到午後，和我及維寅到鼓樓舊書店看書。連舊書店也都關門了。新書現在是沒有得到。好一點的舊書價錢又太昂貴，真是令人焦急得要死。我們是橫跨蛇山過去的，衣服完

全濕透了。在街坊走了許久，人民較之前幾天更爲不安。“政治工作人員”似乎沒有以前那趾高氣揚了。標語已不注意到“國庫券”，以“消滅反革命”爲重心了。想吃點東西，許久找不到一個館子。祇好從長街跑了回家。字生在途中辭去。

三時，靜社來。在學校裏替我們支了一些錢。晚飯後，我們同到第七小學打電話給周達，約他明天早晨來武昌。十一點鐘寢。松岩沒有睡，做了三籠包子，成功的時候，我早已入夢了。

近來，老鼠子特多，擾人不安，灰麵包昨天又被咬了一個洞。松岩今天用澡盆作捕鼠機，用木撐起，計捕獲大鼠二隻，逃去二隻。夜三時，又獲到一隻，松岩大叫，把所有的人都驚醒起來。

今天，到火車站買了兩斤鹽。市面上已經完全買不着了。要買鹽祇有兩條出路，一是到漢口托熟人向長江輪上的茶房買。一是到湘鄂車站向火車的芝房買。要現洋纔買得着。車站每元二斤，船上三斤。買豬油也買不着了，我們吃素油。有便人到

汀泗橋時，纔有吃豬油的希望。有一些退伍的穿軍裝的兵士，專門幹這種賣買，到處兜攬這種交易，他們來往是不要車費的。

德斯波華模爾的日記，也有很多的好片段，擇錄一些於下。

(1)我歌罷，許多人以束花投至台上。惟我歸家，則饑寒相迫。披衣而睡，絕不敢以告人。

(2)似我這般薄命的人，生在上世，又有何益處？不如任其憔悴，以至於死，也就罷了。

(3)回想啊，請你進來。幽獨啊，請你啓開。你使裏恐懼，而世界又擾亂了我的情懷。

(4)忽然而來的書札，存置我的身畔，我不敢開讀……我想接得這書札，這書札得到了之後，我又跳起來，懷疑觀望，固然使人悲

傷。知道了事實，還會使人愁死呢！

(5) 溪澗知我心愛，聞我的歎息，水也停住不流……

(6) 愛情就是幸福，許多人為愛情而死，也難怪得，因為人的生命就在愛情中……

(7) 人類沒有愛情，就如爐中沒有火光。它會毀滅一切，但它是甜蜜的毒藥……你離了它，你便徬徨如有所失。它親近了你，又使你朝夕不得安息。它可令人生，也可令人死。但愛情就是幸福……

(8) “秋日散步”。

我的靈魂，我的生命，你記得麼？那一天，悲涼慘淡的秋日，他好像要和世界告別而逝。林中的小鳥，臨空仰望，也不唱希望的曲子了。他的兩翼，為冷露所浸濕，在無花的孤枝上等候夕陽西下時，偶叫兩三聲，遙招他的伴侶歸巢。

當日我正離歡樂吵鬧的宴會，獨自徘徊斜徑

裏，忽然遇見了你，我想以理性壓住我的情感。我欲避你，快快逃走。愛情將你的形影遮着我的軀體。我的心軟了，我的步也慢了。天氣雖然初涼，但我覺得空氣異常燥熱，我用盡力量想離開你，並且想提醒我自己，終無這種勇氣！我的淚珠，已經滴滴落下，在薄霧中，你的影子也已經攪亂了我的心，使我又驚又愛……現在一切情景都不能再見，只有幻像繞我的腦海。唉！你還記得麼？……

八月十九日 晴

德斯波華模爾還有許多好詩，如“獨孤”裏的“當日恩愛雖斷絕，但願君心情欲未斷滅”，如“嗟我唯一之良友，此時還忍迴避否？”都是很淒婉的句子。如“閨中”裏的“庭中門閉上，一任鈴聲響；郎若未歸來，不為他人開”。如“初別”裏的“難寫妾愁思，相思那可寄？但從所愛來，字字含新意”。



這都是很好的“子夜歌”。不再錄了，現在且把她的  
小傳略記在這裏。她於1786.9.20生在法國杜意城  
(Douais)，父是畫工。母路加氏(Lucas)，都是瓊  
士人，移居在法境。父親勤儉而和藹，朝夕工作。  
母親也善於持家，所以子女雖多，還不窮困。1793  
年大革命起，父親失了業，貧無所倚。嚴冬，母女  
相抱，以抵禦寒氣。每兩日一食。家裏的孩子們，  
大的歎息，小的哀泣。十四歲(1799)隨母親到遠方  
去告急親友。走到半途，缺乏旅費，祇得逗留在林  
呂城。她本來聰慧，擅歌曲，遂賣技津貼。暇時研  
究文學，試作短詩。1801，蓄積稍豐，卒獲去國。  
到了目的地，親戚却又移居了。路加氏染疫死。  
她一個人流落異鄉，到第二年，得同鄉的捐款，  
回到故鄉。這時父老弟幼，家境更艱難。進美術院  
演劇，很受觀衆歡迎。但收入很少，貧苦異常。  
1807，到比京，進慕勤戲院充演員，聲譽很隆。但  
貧窮依舊。操勞過度，抱病閉住小室中，絕無人  
慰問。1811，和底榜呂(Eugene de Boune)相戀，

愛情濃厚，生了一個男孩。底是一個浪子，不久棄  
遁。她哀痛憤恨，幾不欲生。以後幾年，或演戲，  
或作詩，愁時就撫幼兒以自慰。兒五歲，又逝。更  
淒苦悲涼。第二次，識名劇家華模爾（少她七歲），  
九月四日結婚，生一子。1859.7.27 死。

十一點鐘周達來了，告我學校已放假。秋季彥  
常要我蟬聯下去。談到下午三點，和靜芷同過江去  
了。我整理舊稿並雜件。翻出于右任“再過貝加爾  
湖放歌”一首，聲調很悠揚。錄了一份送把維寅。

貝加爾湖清澈底，波浪如鳧飛不起。

照見征人半白頭，白海之名良有以。

河流穿兮似翦，山勢束兮如壘，

照映俄蒙兩大民族間，改造之後平分此一水。

蘇卿持節是耶非？於今北雁又南飛，

計將隨爾渡沙漠，先入關門報我歸。

讀“兩當軒集”到曉八時，讀到雜感四首，受了  
感應，寫定一首“蟬歌”。正結束時，屋外槍聲四

起，約三四十發。這種槍聲每一天都是聽着，我們到不以爲奇。不過今天的響聲和每天的不同，我們疑心是政治上有了變化。事後纔知道閱馬場演劇宣傳，恰到好處，“共產黨”突然的放起槍來，打死了兩個人，戲就這樣的散了。這許多天“共產黨”殺官員的事時時有，甚至在“國民政府”，“中央黨部”裏殺。罷工的事件疊起，並不因殺戮而稍中止。今天的事，不過是其間的一例罷了。

夜，夢稼軒，驚寤。

八月二十三日 晴，微雨

二十日。上午點閱“兩當軒集”，讀畢，送給了維寅作紀念。晚飯後，到湖畔觀釣，風很大，湖波滿眼，魚不可得。一小兒，因取魚落水。整天的無聊，事又懶做，八點鐘就睡覺。

二十一日。天曙時，微雨。早飯後，天涼日出，和維寅上街看市面情形，並買舊書。商店仍然沒有下門的，來往的行人還祇是“武裝同志”，而且

連“武裝同志”也不多了。街上已到了“白晝可以出鬼”的地步了。

到教育廳看字生，談教育狀況，大家都在發牢騷。現在不但教廳裏無形中加了“軍代表”，各學校裏也將有一兩位“軍代表”，大概以後的武漢一切的權力要屬於“軍”了。教育廳的位置不但難保，各校長和“軍”無關的，在事實上也要更換的。第一科長已經辭職回去，不久原有的人員有瓦解的傾向。武人的火燄特多。控告案日必十數起，總結一句，祇要有飯碗，就會有人控告，控告的罪名，不成問題的當然是“共產黨”。撤職的官員，也往往的被稱為“共產黨”。十一時回。下午四時，狂風暴雨，我從維寅家回，弄得衣履盡濕。晚飯後，到通湘門外漫遊，此地理的槍斃了的人的屍首很多。上覆薄土，不一二日就被狗子抓去，把屍體拖出來吃。白骨遍地，臭氣薰人。還有骨連肉的。

歸途中，遇釘鞋匠二人，談了許多關於他們生活的話。終日食白饅。維寅的大女孩失足落水，幸

爲人救起。九點鐘就睡了。

二十二日。寫小說一篇。下午三時，暴雨一次。入夜又大風雨。早晨，到十字街買肉。豬肉是早已沒有了，遍城市祇有牛肉。收在人家內的牛肉攤被發現了多少次，現在連在城內買牛肉都買不着了。現在買肉，必得出城五里，到一個鄉村裏去買。就是買蔬菜，也必得在六點前，以後是難以買到的。香油也漸漸的買不着了。維寅說，去年武昌城被圍一個月，生活還沒有到如此地步。

二十三日。晴，微雨。早起，天涼，易袷衣。膀臂因連日受涼，異常酸痛。飯後，字生來，得知武漢當局依舊在“努力殺人”。晚，維寅和我們談去年圍城時的飢餓的故事。二女中開學無期，彥常有被控告的消息。

八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到十字街剃頭，四百文。歸時，光慈已在。他預備在最近回安徽去，替他開了張旱路路程

單，他預備取道旱路回里。維寅因武漢的環境日趨恐怖，也打算把他的夫人和孩子送回去。我們感到異常的落寞。在維寅家，遇到了養豪，談了很久。

昨今兩天，盛傳武昌要挨戶檢查，不但“社會科學”書有干禁例，就是思想激烈一點的文學書也是犯罪。人人恐怖，人人自危。在武昌，警察隨時走入人家盤問，調查。近且有要互保纔能留在此地的消息。然而“作亂”的人仍不見減少，每日捉得多，每天衝突的事件也多。爲着這一種的預防，來武昌以後所寫的文章又不得不忍痛燒去。這是我們所得到的自由！

黃昏時，詩意浮起，想寫一首詩，沒有作成。

晚飯後，和維寅談到十一點鐘睡覺。

八月二十五日 雨，午後止

昨天，菜油沒有了，聽說城南油坊有出賣的。六點鐘去，油坊還沒有開門，門前擠得人很多。七點，開門了，但要讓兵士先買，假使不讓他們擠

入，他們就舉起手裏的鞭子亂打。其間也有強悍而不肯退讓的，往往的引起衝突。今天早晨，就因這個原故被槍打死了三個人。假使你不讓他們先進，他們就會開槍的。油坊每天祇開兩小時的門，稍一遲緩就買不着。每張“中央票”買菜油一斤。生活是日趨於沒有辦法的地步了。

漢口附近戰事已起。據說劉佐龍被另一個軍事領袖帶了衛隊跑到南湖把他硬帶了出來。二女中已發生變故，周達他們昨天都過江來了。二中也被捕去幾十人了。五小的校長也因一個被辭退的教員的控告，今天被捕去了。據字生說三鎮中學教職員被控告為“共產黨”的已有幾百人。這種風氣開了端以後，整個的教育界起了很大的動搖。有人說這一回的大控告是有政治的背景的，是湖北派教育家和北京派的教育家暗鬥，因為目前政治上北京人物大活躍，所以他們就因政治的力量舉行大控告。不知道實在不實在。

八月二十六日 雨

得到一通緊急的函件，我們不得不在今天離開此地了。在上午六點半鐘就起了身。把今天要做的事寫定一張時間分配表。作書留別邨人孟超光慈。退還借來木器。不能帶的東西分給了同住的鄰人。二女中把欠薪送來，全是“國庫券”。帶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給鄰人。

四點鐘起行，我們算又離開了這中和門的後街了。周達先去，維寅送我們到司令部前，彼此都很淒然。寫了一首詩留別他們。想起當年在安徽我們相對痛哭的時候，真以為不知過了幾世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人生終是免不了如飄萍般的生活着啊！

抵漢陽門，雇划渡江，上德和輪。“國庫券”帶到別的地方是沒有用的，船上也不能用，由松岩拿到岸上去買“粉絲”。剩下二十元，換得“中央票”九元。存在漢口的東西，也由梅圃取來。

旅漢日記，到此乃告一段落。屢經危機，又竟



得安然歸去，想起來也忍不住的失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身不死，總還可以再經一些風波，究竟是怎樣的再生活下去，我當然是不能預料的了。



八月二十七日 晴

昨天晚上，德和九點鐘啓旋。沿江鐵艦纍纍，燈明如晝，漫天烏黑，細雨霏霏。江中氣候大涼，艙內極沉悶。江心沈寂，祇有軋軋的盈耳的輪聲。

夜十一點，很餓，有同行者拿出荔枝來共食。我得一斷句：“夜雨船頭剝荔枝”。過黃州的時候，又想起吳秀才當年的斷句：“春風吹綠黃州岸，夜起推窗畫竹枝”。覺得這很有宋人風味。

八點半到九江，停在江心。梅圃隨船回蕪，我和叔真松岩在此地上岸，住招商碼頭新中和棧二十

三號。連伙食每人每日現洋六角。在此地買了些磁器交梅園帶回。

在九江，“中央票”每元值四角。我們的二十元，兩番折扣，結果祇作三元六角現洋用出。商店閉門的也很多。大銅子在這裏八折使用。

我買得小石獅子一座，色白，有類西洋名雕，是白瓷所燒成，虎虎欲生，工極細緻。

本來是打算從此地換小輪到安慶的，到了以後，纔知道不但沒有小輪，民船也都被封了去。幸而明天招商局的差輪快利開安徽，可以隨行。

我很想乘民船去逛一回小姑。因為棧房說沿途多盜，最好是坐差輪，於是改變了計劃，不過我總覺得不痛快。

七點鐘上船。我們住一間小房。空氣非常的沉悶。因為是裝兵，叔真又不能出室門一步，真焦急欲死。

半眠了一夜。

八月二十八日 晴

五點鐘起身。六點鐘船開到煤棧上煤，十時回泊原處。我們沉悶得欲死。差輪本不能帶人，這完全是茶房的私事，所以我們不能出來。忽然，有兵士來通知船主，說今天船不開，在此地還有不少的事件。我們又焦急，又沉悶，不得不變更計劃，由松岩在附近設法找到小民船一隻，到安慶城，洋十元。快利把錢退給了我們。

小民船僅能容三人，空氣很新鮮。船戶夫婦說沿途蘆葦中盜匪很多，要結伴纔能開船。現在已經是很遲了，祇有等到明天。而九江這邊是不能停泊的，停在這邊一定要被軍隊拉去。軍隊是不管客人的。這是實情。我們承認開到對江嘴子裏去泊一天。

十二點前渡江。船划到江心裏時，涼風習習的吹來，和沉悶的快利輪上的生活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別。泊在河嘴裏的柳蔭下，蟬噪滿耳。

船到江心，就看見了廬山。峯巒起伏，其高者

直欲與雲俱化，不見其峯。俄而雲氣更重，向下推延。進河口，數曲而後，望江南岸，不見潯陽，但由風帆來往，知大江所在。一塔巍然，屹立江邊，隱約可見。

船中凍蠅很多。

十二點四十五分，匡廬全山映日，尾亦漸現，白雲停頂際，輪廓分明在目。船中漸有太陽，舟子乃隨樹影移舟，以避酷熱。我倚板作日記，日光斜射，筆影在紙上如游龍移動。

河水清淺，渡者甚多，時有水牛作水中浴，彷彿圖畫中之點景。風帆亦和鵝毛刷相似，行匡廬直影上，如人持帚拂山水畫上之積污。

又有鴨三隻，其二全白，其一翅帶花黃，膀尖作黑色，在水游動。頭影映水，昂然而立，畫意極濃。

我食慾大起，恨不能偷來一飽飢腸。

三點半，匡廬全身現出，背面有白雲，陰暗部顯現如驢脊。山背可連成不規則之初學書兒童所作

之“一”字，無大凸凹部分，此蓋由側面所看到也。

船夫說，天氣晴朗時，入夜可見山上燈火。

我們船的邊旁還停泊了幾隻船，都是明天的“同伴者”。有人語很熟，偷偷的看了一下，原來是劉佐周，他老先生正在和同伴的高談闊論。我因特種關係，沒有和他招呼。不知道他看見了我沒有。

四時，日出樹梢，移泊河中。……

我入水洗澡。船夫造飯。河水深及腹部，有小蟲在水內嚙人。但水很涼，洗得很痛快。

濱岸有一古屋。前爲短籬，籬外遍植楊柳，柳蔭下繫小舟。河中乳鴨隊游，一婦人青衣黑裙，撐白傘行樹下，絕似一幅淡墨畫。

黃昏，匡廬烏雲起腰際，逐漸上升，將及頂，如頸圈套項上，全山山色漸濃，色微紫，當西日將落，夕陽映天，色紫紅。

五時，陽光特強，藉反光可見山中屋宇。

吾船移泊對岸。獨泊意殊濃厚。

鄉村黃昏極可愛。細細體驗，雖零碎片段，也

別具風趣。在此縱目遠視，即可得下列各印象。如有舟子在清艙，兒女幫同移物上岸。如搭客坐船舷讀書，雙足入水。如雙牛探水歸家，牧牛者執十字草鞭隨行。如炊烟四起。如鄉人赤膊拖鞋，手執蒲扇，在灘上納涼。如小舟半沉。砧聲，雀噪，和兒歌。如有客朗讀“縱然一夜風吹去，祇在蘆花淺水邊”。如挑担子的生意人匆匆回家，女郎提水，婦人收衣，舟覆灘上。如釣，罾，驢。如行人急歸，堤沒入水中數寸，人行其上，較高處草尖露出水面三四分。如船桅入水若細絲。如“蟬到吞聲尚有聲”的蟬鳴。如一羣鵝靜立水中，有如雕塑。如匡廬影竟落入此小河中。如漁夫晚歸，背罾行走，一兒托罾下緣，一兒負魚籃。……

此時細看匡廬，可辨山層，烈日下不能見也。俄而在夾山間飛起白雲一片，遠望長不及丈，有如白眉，無媚至極。但不數分鐘即沒。天亦漸黑。

已而天漸暗黑，匡廬輪廓漸不明，終至僅見遠遠一片黑。時值月起，天空疏星點點，天河一端，



直貫匡廬西尾，一流星沒入匡廬脊背。

入夜，磨坊磨聲勻稱。有蟲鳴。

“你也曉得甚麼是要緊的事情麼？你去讀讀你的小說，弄弄你的音樂，講講你的閒話好了。像我們這樣一刀一槍的戰陣，你不要來管，你還說不上來。”——“爭鬥”

八月二十九日 晴

三點三十分起身。

這時‘孤兒’現天際，‘啓明’正過天半，遍尋‘老人’，乃不可得。天河耿耿，繁星滿天，匡廬隱約，唯見黑影。村野人家，均已熟睡，雞正初鳴……

四時起旋，出大江，遙觀對岸，燈火數點。旁無所見。

本日逆風。

八點三十五分過湖口。船行內江。石鐘山在其南，惜相隔太遠，不能泊遊。山廟和敲台歷歷在

目。縱目遠視，不見其極！

此地水湍甚急，處處現漩渦，船波動如搖籃。

十點，同行船忽然失掉一隻。靜靜的看去，正停在蘆葦的內裏。此地蘆葦特多，匪類所在多有，大都是潰兵與逃兵。在白天，舟行近岸，往往的被他們用鉤子鉤去。所以行船在白日也不能近岸。晚上，他們用船來趕。匪有盒子砲等等武器。我們很替那隻船上的人擔心。我們希望他們不是遇劫……

在這裏，隱約可以看見小孤山。船夫說，彭澤要沒有差，小孤山就可以靠，不然祇好直接過去，以免被拉。所謂有差沒有差，完全看那裏有船沒有船而定。

到了彭澤，鏡子山沿江屹立，上築城垣，形勢頗險。沿江有小亭，山上草色青青。泊船甚少。憶及淵明，愴然有感！詩人往矣，山爲誰壽？真堪一慨……

兩點鐘，到小孤山。水流甚急，無法攏岸，又恐趕到華陽太遲，不敢泊。山樹葱鬱，廟身白色，

青白相映，下襯狂濤，獨立江心，勢雄而秀……

前進，到馬當山。砲台高築，地極險要。水流如湯沸，風大漲。適有兵艦馳過，浪狂惡。吾舟不敢行急湍處。然猶波濤如山。船如食水飛鳧。初僅拂舷，繼則飛花濺入，更進則沒船頭，最後前半入水，勢極危迫。前艙行篋竟濕，吾等伏艙中不敢動。船夫已不能保持原有的鎮靜。如是者歷十五分鐘，時時與狂濤爭命。……

過馬當，水勢乃平，出晒打濕各物，猶有餘悸。

船夫怕華陽拉差，不敢停；移舟對岸支河內香口泊。

於時，太陽已經向西了。

香口河水清碧，左邊是羣山，右岸多樹木，人家不多。泊舟以後，我沿河岸閒行，獨覓其極處。數曲，終不可得，乃廢然而返。因為時候已經很不早了。

兩岸綠色，水亦綠，人行其上，如騎策江風物，令人鬢髮盡綠。可惜我沒有鬚，不能用仲則詩句來形容，除非把“鬢髮”易為“鬢眉”。

樹蔭蟬噪。下有七人在行。一鄉人頂蘆蓆，兩邊微動，向上時有綠光。一挑擔，空無所有。一赤膊，執黑紙扇。一半露胸，有如鄉村“光棍”，藍衣白裳。一着白褂褲。一老人，背偻，拄杖。一小兒，不及五齡。

有水牛浴柳蔭下。

聽說水極處為一大湖，產柴。有紫色風帆，適自內出。舟行殊緩，櫓聲啞啞動人。弄舟者皆家人父子，色調靜默。

岸上，一中年人前行，一赤身小兒，約四歲，抱夏布一卷隨其後。

船泊在河口。對岸是蘆葦，頂端參差不齊，絕類畫境。於時，火雲滿天，全河盡赤。……

蘆葦背襯紅霞，如色所渲染。稍上為鵝黃，再上為灰，上為青，又上為紫，更上，色灰如山形，

露青縹。天深藍，下爲水波，水光蕩葦，葦成黑色。

有漁人以鱖魚二尾求售，重斤餘，索價三百三十文，味極鮮美。久不吃魚，食慾大動。

漁舟暮歸，舟尾輒拖大魚數尾。

已而葦色盡墨，牙月露東方。初，一尖沒入雲中，既漸深入，終至僅餘一金星，再進，則並金色而亦無。——完全沒入灰色的雲層中。

在天上，‘老人’灣腰，‘啓明’未出，水上有光。有螢傍葦飛，如漁舟燈火。天上流星甚多。最後，月復現，僅露牙之一半，不數分鐘，又沒。

蚊特多。

本日行二百三十里。

八月三十日 晴

五點啓行。叢林墨黑，隱露燈光，宇宙倦眠。檣蒿呷啞，極動清聽。七點半，抵東流。本日風



也至此一變。成功作家的技巧，真是畢竟不同。他的“你往何處去”，“燈台守”，“樂人楊珂”等也都是有特殊的意境與情調的著作。

四點鐘到祖年家，在那裏吃了飯。松岩到大胡柵雇民船，預備明天上周嘴。晚上，拍了一道電報回去，又寫了幾封信。旅館臭蟲特多，祇得在帆床上歇。風很大。

八月三十一日 晴

上午六時起。七時乘車至大胡柵，在那裏吃了早飯上船。八時，船啓行，沿途大水，河道寬闊，時有樹木屋宇，半出水中。河底藻荇交橫，水草可以看到兩尺以下。水碧色，菰蘿荷葉甚多。岸多柏楊，因被淹往往成行在水中排列。風景秀美，具有江南春深風味。有時，船行蘆葦上，其聲蚩蚩，極清脆。至裏湖，水勢更大，風景尤秀麗。遠望大龍山如在目前。據說，山上多野獸。跨山而過約六十

里。行時必攜火把，以防虎來。全山有虎二，已斃一隻，另一隻是神虎，獵人不敢捕。有大鱗。沿途打漁的很多，我向鱖魚的買了兩尾魚，重逾一斤，錢六百文。這裏的鱖魚和我們家鄉的不同，網中另有凹落小網，製法比吾鄉‘科學’。下午一時，到周嘴，泊蘆葦旁，行百數十步，就到了姨父家。

船中閱顯克微支“你往何處去”上卷竟。

王姓姨父住稻澗山下。茅屋五間，倚山道而築。屋背爲“小店子”，門前古樹甚多，有稻場菜園。從此登山不百步。姨父夫婦和他的女兒住在這裏，還有一兩位親戚寄居着。看見我們來了，非常歡喜。我們打算在這裏住一些時，假使一時不需要離去的話。因連日旅途異常倦乏，下午以後，祇和姨父他們閒談，沒有做什麼事。

晚飯後，睡門外打稻場上，直至十二時後纔歸寢。

在樹下聽蟬，聽得蟬之歌調約有三種：



調名	起段	中段	收束
“愛夫”	愛~~~~夫!	愛 <sub>g</sub> ! 夫 <sub>g</sub> ! 夫 <sub>g</sub> !	愛~~~~愛~~~~
“容麗”	容麗, 容~~~~麗	容麗! 容麗! 容麗!	容~~~~容~~~~容~~~~
“容”	容~~~~容	容! 容! 容! 容!	容~~~~

九月一日 晴

家居閒適，乃紮竹鉤到鄰村打棗，坐在樹下吃。又到荷塘裏取蓮蓬，無所得，節季過了。我和叔真倚樹閒話，把帽掛在小樹枝上，爲風所蕩，微微動搖。松岩良才入水搵藕，得雞頭菜數根。味和嫩藕相似。

一個不相識的孩子，送我們三朵荷花。

到靜林庵去，門鎖不得入。

芝蔴已長成，玉鬘黍很大了，還有大葫蘆。很想在夜晚去偷幾個，姨母說有人在守着，不怕吃‘羊叉’就去。於是，這理想便在無形中打消了。但是，我想去買幾個……

晚飯後，和叔真同上烟黛山。從右側上，到山頂，小坐。四周圩田都已淹沒，變成汪洋一片。放眼看去，堤水相間，直到江邊。江中有風帆來往。大龍山在其側，勢雄壯。沿山背下，遇到靜如的父親，他回鄉看租，約我們明天到他家去吃飯。

宿山上，十二點歸寢。

本日，讀完“你往何處去”。

#### 九月二日 雨

夜四點鐘醒，天大雷雨。

雨止後，窗外牧童就水窪作水戰。草色暗綠，樹亦陰暗。林中人家，時有輕烟飛出。

赤足到山上漫遊，大龍小龍兩山白雲冉冉上升，如烟自腰際飛騰，四野黯黑，仍有雨。

歸至窗下讀書，天又雨，雨聲淅淅，他無音響，繁燥的夏蟬，也沒有歌聲了。

有人在田間冒雨剝毛豆。

鄉間買鴨子的故事非常有趣味。他們所賣的鴨子當時是收不着錢的，因為鄉人不肯買公鴨，而在幼小的時候是看着特徵的。但販鴨子的人却認得。他們採用的方法，是春季付鴨，冬季收錢。如養大後發現是一隻公鴨，購主不但不給錢，還可以隨時吃掉，祇要把鴨頭留下還給賣鴨子的人。同時，毛也要給他。他藉鴨頭可以認出是不是真的公鴨。價約二角一隻。

晚飯後，雨止，地濕。我和良才赤足到婁村買柿。婁家在一村後，初似絕路，沿一籬牆行，及轉身，現窄道。再向前，得大道，即是婁家。門前菓樹極盛，並有大松樹一棵，高數丈。鄉人對客很謙虛。柿澀，還不能吃。採得十枚，與錢，數却而後受。

八時歸家。天氣涼爽。燈下讀托爾斯泰“復活”，讀完上卷第十八章，倦極入夢，書落地上。

九月三日 雨

天雨，時住時落，入夜漸大。

終日沒有做事，繼續讀“復活”上卷，下午兩點讀完。又讀中卷，至七時竟，闕下卷，竟九章。這時已經過了十一點。夜雨秋燈，淒涼無限。裏面有許多很沉痛的對話，擇錄一二則。

( 1 ) 南赫留道甫和一個老農的對話。

——好啊，你們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過得壞極了！

——爲什麼這樣壞呢？

——除去最壞的生活以外，我們還有什麼生活呢？( P.27 )

( 2 ) 南赫留道甫。

“可是人民却窮乏極了。我剛從鄉下回來。農夫們應當殫精盡瘁的工作，並且永遠食不得飽。一方面我們却正在這窮奢極侈裏面生活着。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黃昏，很倦乏，乃小立門前。這時烏雲漫天飛起，大雨繼至。雞不入埘，立屋蔭土牆上，靜默無聲。牧童篋衣箬笠騎牛背，在草坪上冒雨來往，有時還唱着山歌。大雨如烟，牧兒似畫，令人歡娛。

飯後，僵臥堂前，秋雨夜燈，百感交集。這不是我故作感傷。朋友，假使你住在一個荒村茅屋裏，又值夜雨秋燈時，僵臥床上，屋空風寒，擁被當衣，身無一袂，……憶起身世之悲，能無傷感麼？單調的雨聲，靜默的夜色，顫動的燈光，能不引起你的悲涼情緒嗎？……奔波數千里，所為何來？而今依然是墨黑當前，依然是生活在種種的壓迫之中而不能喘氣。唉，人生，人生，我想人生的光明總有來到的時日。唉！無可言說的悲哀喲，在一切壓迫中生活着的悲哀喲！

九月四日 雨

起身後，擬寫小說，精神倦怠，改作“暴風雨之夜”。

午後，與良才冒雨買玉蜀黍。鬚未盡焦，嫩，取回糞食。順便買葫蘆二個，風乾後寄回家，計銅子三十枚。

晚飯後，天冷無衣，無法禦寒，我們祇有在闇黑的堂前，默然對坐。

今天繼續把“復活”看完了。這部書實在不愧為世界的傑作，解剖心理，精細入微。寫牢獄生活和充軍情形，也極切到。不過，我不愛這一類的細磨細琢的製作。在技巧上，我不能完全同意。全書以上卷第十七章寫得為最好，和‘前夜’十八章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極能表現作者天才。二十九章寫監牢中人物也很細緻。下卷第八章寫兩個性情不同的人談話，恰到好處。南赫留道甫的思想，有一節叫人感慨無窮。

“他們如在戰場上似的待人民，也用攻敵的手段來攻人民，正好比軍人假冒民衆的意見，不但遮蓋了他們殘殺的罪名，而且認

他們的殘殺爲英雄的功績，而那般政治的官吏也同樣的假冒着民衆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侵犯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保護的假名義，遮蓋了他們所做的殘暴行爲，還以爲是他們的榮光！”（P. 24）

我們看了這一段，看看托氏死後以至今日的世界，究竟有什麼改變呢？遠的不說，就講我們自己最近的經歷罷！……噫！有什麼說的，不過是徒有其名罷了！嗚呼！……

九月五日 晴

早起以後，赤足上山去看大龍山的山色。全部鈿藍，色極悅目，僅頂端微微的霧着，山後天光明亮。大約是要晴了。但中天烏雲漫佈，疑有微雨。

……

獨上烟黛山。這是我替它改的名字，原名是烟袋。沿途埂上多螺螄，甚大，全身舒展，徐行，殼聳立，行動遲緩，白液時起，“有君子風”！途中藤